

橙子嘴唇的姑娘 La fille à lèvre d'orange

“你轻抚我的头发，对我说，‘你是那么美，

你不要见光吧，因为光是从你这儿来的。

我得在你的肖像里给你的嘴唇加上一抹橙色。

知道为什么吗？

有人看见你的时候，会以为看见了兰波在森林边看到的姑娘。

他叫她“橙子嘴唇的姑娘”。”

的姑娘

鸢尾花丛书

07

[法] 弗朗丝·雨泽 / 著 张文英 / 译
湖南教育出版社

夜晚，你抚摸我的时候，
莫迪，我知道你在寻找
这根独一无二的线条。

France Huser



《橙子嘴唇的姑娘》

一位献身艺术和爱情的平凡女子的日记

弗朗丝·雨泽

生活在巴黎，写作，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过十几部小说。她还是《新观察家》杂志的一名记者，一位艺术评论家。女性和艺术都是雨泽非常感兴趣的题材。她曾经发表过《欲望之屋》、《裸露的唇》等几部探讨女性欲望的小说。在《橙子嘴唇的姑娘》中她找到了将这两大主题完美结合的方式。

橙子 La fille à lèvre d'orange

的姑娘
嘴唇

鸢尾花
丛书

07

[法] 弗朗丝·雨泽 / 著 张文英 / 译
湖南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橙子嘴唇的姑娘 / (法) 雨泽 著; 张文英 译. —长沙:

湖南教育出版社, 2008.1

(鸢尾花丛书. 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55-5360-7

I. 橙… II. ①雨…②张… III. 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8373 号

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:

www.xdwh.com.cn

实名: 兄弟文化

Nos remerciements pour son aide le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

First published in France under the title *La fille à lèvres d'orange*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2006

图字: 18-2007-064 号

橙子嘴唇的姑娘

鸢尾花丛书 07

著者: 弗朗丝·雨泽 (France Huser)

译者: 张文英

责任编辑: 何莉 李一枝

出品: 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: 湖南教育出版社

社址: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

印刷: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

字数: 58 千字

版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ISBN 978-7-5355-5360-7

出版人: 丁双平 李永平

市场总监: 张辉

装帧设计: 谢颖

E-mail: editor@xdwh.com.cn

邮编: 410007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5

印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2.00 元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印装错误, 负责退换。

服务专线

010-8447-8818

0731-430-2677

鸢尾花，多为蓝紫色、白色、黄色，五月开花，因花瓣形如鸢鸟尾巴而称之，其属名 Iris 为希腊语“彩虹”之意，喻指花色丰富。Iris 在希腊神话中是彩虹女神，她是众神与凡间的使者。鸢尾花作为法国的国花，也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。



鸢尾花丛书

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1 《无法抚慰》 | Anne Godard |
| 02 《一个不重要的秘密》 | Agnès Desarthe |
| 03 《沉默女王》 | Marie Nimier |
| 04 《我妻子的五张照片》 | Agnès Desarthe |
| 05 《昆虫》 | Claire Castillon |
| 06 《永无长久》 | Laurence Tardieu |
| 07 《橙子嘴唇的姑娘》 | France Huser |
| 08 《婚礼蛋糕》 | Blandine le Callet |

她们来了

她们来了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，一大批年轻的法国女作家涌现出来，她们是法国当代文坛的“新一代”：安娜·戈达尔、阿涅斯·德萨特、葆拉·康斯坦、玛丽·尼米耶、弗朗丝·雨泽、克莱尔·卡斯蒂蓉等等，她们的作品迅速征服了年轻一代的读者，频频摘取法国各大文学奖项，连传统高傲的学院派评论家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宣布她们找到了法国当代女性的“新声音”。

法国女人，从十九世纪末的乔治·桑到二十世纪的西蒙·德·波伏娃，就始终站立在世界新女性之前列，从生活方式到哲学思想，用她们的行动亦用她们智慧、深刻、隽永的语言。

曾经带着文字，她们来过：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弗朗索瓦兹·萨冈，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，安妮·埃尔诺等等，她们的作品激起过我们的共鸣，引发过我们的思索，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甚至写作方式。

然而，由于受到翻译及各种其他困难的阻碍，我们

能读到的法国当代女性作家较之于其大群体而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而且这些作家在中国出现的身影大多是孤单的、寂静的和短暂的。很多读者对法国女作家的最新印象仍停留在杜拉斯那里。

杜拉斯逝去已经十余年了。现在,法国女性作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熟起来。该是我们认识新面孔的时候了!这套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系列装有两个镜头:一个深长焦,一下子推进到给每一位一次特写,让我们把她们读透;一个大广角,给个性迥异千姿百态的她们一个集体照,让我们把她们看全。

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一代的继承和反思中,“新一代”们继续秉持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纤细,关怀着社会最脆弱的地方,人性最隐秘的角落,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来为所有的“人”的灵魂呐喊。她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思考着存在的定义,过去与现实的联系,不同人之间的关系(母女、夫妻、朋友等),表达中的困惑,理解与被理解;剖析着爱情和欲望,回忆和梦境,孤独和不安,欢愉和痛苦。

读文学作品既是在读生活,又是在读思想;既能观人,又可以自省。入选这个系列的数十位法国女性作家,她们生活在我们平行的时代,她们的处境,承受的压力,遇到的困惑,与我们多少相似。愿这套丛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对照的镜子,一扇对话的窗口。

当你还不怎么熟悉她们的时候,她们已经向你迎面走来。

1919 年 10 月 3 日

我叫让娜，让娜·埃比泰纳，今年二十一岁。我的一双蓝眼睛，你总是把它们画得更见清澈。早晨醒来，看到你刚完成的那幅肖像。我两手松松半握，双臂交叠，因为昨夜的缱绻而略显沉重。你让我摆姿势的时候，叫我穿这件套头衫，你说，这是太阳的颜色，还是大地的颜色。我竟然为你做了好多次模特儿了！我是那么喜欢你温柔和甜蜜地摆弄我。但是今天，画中的我既凝重又轻盈，虽然用了重彩却有种透明的质感，这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冲突。我盘起的头发触到了画布的顶端，就像我要飘走。

有时，在等你的那些时候——我总是花好多

时间等你——我试图回忆起认识你之前的那个自己。我在克拉罗西美术学校准备报考装饰艺术专业。画室的同伴都叫我“椰娃娃”，因为发辫红褐色的光泽突出了我苍白的面颊。她们还打趣我的孱弱。你根本没注意到这些。你真的是在看我吗？我笑了，透过我的脸庞，你又看到了那些圣母的轮廓，你曾经在乌菲齐^①和皮蒂宫^②，还有佛罗伦萨的教堂里长久地凝视她们。你那时十八岁，在美术学院学习绘画。几乎每个下午，你都要去那里。你坐下来，开始临摹。转年在威尼斯，还是同样的心醉神迷。再过一年，你发现了十四和十六世纪的锡耶纳圣母^③、波提切利^④的仙女，还有乔尔乔内^⑤和提香^⑥的维纳斯们。从来没有，你告诉我，你从未如此疯狂地作画。现在还是，为了她们，为了

① 乌菲齐博物馆，世界著名的绘画艺术博物馆，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，以收藏大量的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名作而蜚声国际，有“文艺复兴艺术宝库”之称。译者注。

② 皮蒂宫，文艺复兴式建筑，美第奇家族主要的行宫。如今改为艺术博物馆，收藏有拉菲尔、提香、鲁本斯等的作品。译者注。

③ 锡耶纳画派西莫尼·马丁尼(Simone Martini, 约1285-1344)的代表作。译者注。

④ 波提切利(Sandro Botticelli, 1445-1510)，欧洲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画派艺术家。译者注。

⑤ 乔尔乔内(Giorgione, 1477-1510)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。译者注。

⑥ 提香(Tiziano Vecellio, 1490-1576)，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派画家。译者注。

熟悉她们,你每天作画。刚到巴黎,甚至在去卢浮宫之前,你就在房间墙壁上挂满从意大利带来的复制品。你送掉一些,在不断的搬家过程中丢了一些。但是那些最珍贵的,你须臾不会离开。

第一次走进你家,我立刻就看见了她们。你叫我,是为了诱惑我还是把我和她们比较?我不知道。但我明白,我不应该嫉妒任何一个女人。无论是你的情妇还是模特儿,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帮助你接近往昔完美的圣母和维纳斯们。人们欣赏你坚定的笔触和工作进度。你呢,你却不满意:你追逐的那个女人有着贝阿特莉丝·阿斯汀^①的曲线,女像柱蕴含的冲动、裸体画的玫瑰色泽或者髋部优雅的线条,有一天你能抓住这些吗?女模特儿为你展现她精巧的柳眉和双颊的曲线,还有弯曲的脖子。然而,你总是抓不住。每一张新油画都再次确认了你的失败。

于是你喝酒,然后重新狂热地投入。

所有的画都堆在角落里。你把它们翻转过去,

^① 贝阿特莉丝·阿斯汀(Beatrice Hastings, 1879-1943),英国女记者和诗人,曾与莫迪利亚尼相恋,后于1943年自杀。译者注。

靠着椅子、柜橱和门。狭小的房间里，不断重复的同一张面孔，我被包围了。一堵高墙。我无法逃避。我必须变成你爱的这个女人。

那么，我远离身上一切不属于她的东西，比如笑容。她教会了我庄严。有一天你对我说：

“幸福就是一个有着严肃面孔的天使。”

我想成为这个天使。过去我和同伴们放声大笑，现在再也不会了。当你靠近我，我是如此快乐，笑变得毫无用处。笑让我不舒服，我非常想专注于世界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。我低下头，我的脸颊上，风如丝般拂过。我伸出手，试图留住我们共有的时光。我的四周，空气欢快，蕴含着激情。在刚完成的肖像画上，你没有画瞳孔也没画虹膜。你只是在我的眼睛上覆盖了一层透明的蓝：我不看，我聆听着你的热忱。

我模仿某些姿势和优雅的动作。透过我显现出来的这个圣母，有时我非常恨她：因为她，我在自己的肖像里变成了一个闯入者。另一些日子里，相反，我感激她成为我的同谋。在两年前的狂欢节之夜，如果我不是和她一模一样，你会上前和我搭话吗？我周围还有别的女学生和艺术家。

藤田^①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：仅仅是模仿埃及雕像的厚重刘海儿还不够，他在耳垂和脖子上带着吊坠和挂坠，身穿窗帘布制作的怪异服饰。我自得其乐，对自己的装扮非常骄傲，五彩斑斓的塔裙外加南美风格的披风，是我为狂欢节设计的。你呢，你装扮成皮耶罗^②，最容易找到的便宜服装了。你还告诉过我：贫困，也有它的骄傲。在圆亭咖啡馆^③，你为客人画像只收五法郎。但是你不接受施舍。有天晚上，一个美国人对画像很满意，要付你双倍。苏丁^④告诉我你发火了。你撕了那张画。苏丁一边描述目瞪口呆的美国人，一边敲着桌子大笑。

“莫迪他疯了。”他钦佩地嘟囔。

后来的故事证实了他的话。美国人醉倒了，可以看见他敞开的上衣里有个钱包。

“你知道莫迪干了什么？他抽出一张露出来的一百法郎钞票，交给那个瘦骨嶙峋的诗人，那个驼

① 藤田嗣治(Leonard Foujita, 1886-1968), 巴黎派代表画家。译者注。

② 皮耶罗, 原是意大利喜剧中的丑角, 后来成为失恋者和被人取笑的对象。译者注。

③ 圆亭咖啡馆(La Rotonde), 位于蒙帕纳斯, 是二十世纪初艺术家喜欢聚集的场所。译者注。

④ 柴姆·苏丁(Chaim Soutine, 1894-1943), 俄罗斯著名画家, 属于广义的巴黎画派, 莫迪利亚尼的朋友。译者注。

子,总在这一带游荡,却从来不敢坐下的那个。”

苏丁浓重的口音里,莫迪的名字陌生地回响着。

10月5日

“你”还是“他”?今天我要用哪个称呼呢?这是通向“你”截然不同的两条路。对你说“你”,就是离你更近,在夜里倾听你的呼吸。对你说“他”,就是后退,在我们之间人为制造一段距离,以便更好地看你、更好地理解你。

那一夜,我没能入睡。他一直不停地讲述自己的童年,直到黎明。他给我讲里窝那^①,那里散发着海腥味的街道,他富有的父母,他家带花园的三层私人公馆,就在市中心。他还给我讲了破产。还有他母亲睡的那张床。在她周围,每个人堆放首饰、银器、衣物、油画、烛台,甚至还有地毯,全家所有值钱的东西——法律禁止法庭执达员拿走即将临产妇女床上的东西。就在人们写查封物品

^① 里窝那,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,莫迪利亚尼的故乡。译者注。

清单时,她开始了阵痛。你是清晨出生的,就在厨房那张黑色大理石桌子上。

我听着。我整晚坐在一张椅子上,挺得直直的,不让自己睡着。

黎明来临,我才躺下去。他过来叫醒我,又让我坐到椅子上。我必须面对他摆姿势,安静地大睁着双眼,而当时我只想倒下去躺在地板上。就在他转身去找一管颜料,我拿了一把放在旁边的小刀。我把小刀藏在手里,刀尖对着手掌。每次困得不行,我就把拳头握得更紧。开始扎得疼,后来我不得不扎得更深。

10月6日

昨天你是不是猜到了我的倦怠?我一直紧握拳头,但是你没说什么。然而你一直喜欢画我伸出手指的样子,就像祈祷一样,或者双手半张——圣母玛丽亚向圣子伸出双手的姿势。你要抓住的是这一瞬间的温柔。我努力去做,躬下身子,处于一种几乎是不稳定的平衡中,心里想着圣母听到

大天使加百列带来的消息时因为受惊而略微退缩的样子。他还叫我垂下脖子。在画布上,你把脖子画得更长。我的面孔有时几乎是哀求的。它不代表痛苦,也许只代表忧郁。

乡愁指引着你的画笔。你只念着过去:即使是空气,你也喜欢用旧时壁画的方式——厚重和色彩的细微差异——来表现。你喜欢我穿你的那件套头衫,就像你从很远的地方看着,目光穿越了几个世纪。暗红和橙黄令我的轮廓沿着时间向后退,直到你追寻的圣母生活的那个年代。在我后面,背景极为简洁,差不多全被抹去。右面,那幅黄色毛衣的肖像,你还是画了一件家具——我们把酒瓶子藏在它后面的那个五斗柜。酒,是你在画布上勾勒出人物的轮廓之前要喝的。人们会说这是一招魔法,确保能够获得的一句咒语。有时,在层层油彩之下,线条逐渐减弱,变得精致,直到几乎看不见。但却一直在那里。夜晚,你抚摸我的时候,莫迪,我知道你在寻找这根独一无二的线条,还有你的确信。

10月10日

你轻抚我的头发,对我说:“你是那么美。你不要见光吧,因为光是从你这里来的。我得在你的肖像里给你的嘴唇加上一抹橙色。知道为什么吗?有人看见你的时候,会以为看见了兰波^①在森林边看到的姑娘。他叫她‘橙子嘴唇的姑娘’。”

10月12日

兹伯洛夫斯基^②来了,他带了钱来。我给孩子买了一顶软边帽,把帽子寄到保姆那里,已经好几星期没有付钱给她了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看女儿呢?你爱她,但是你也会忘记她。占据你的只有一个念头:画画,完成已经开始的油画。你画得很快,非常快,就像是追赶要逃掉的人。对你而言,从来不够快。找你画像的人常惊讶于你只花

009

① 兰波(Arthur Rimbaud, 1854-1891),法国诗人。译者注。

② 兹伯洛夫斯基(Léopold Zborowski, 1889-1932),波兰诗人、画商,莫迪利亚尼的忠实朋友。译者注。

那么少的时间，为你摆一次姿势就可以了。

兹伯洛夫斯基也给我们钱买酒。到邮局给保姆寄了包裹之后，我买了几瓶酒。我用蔬菜和盖面包的布盖住酒瓶。女邻居从楼梯下来，我们都站下来聊了几句。有一瞬间，她的声音迟疑起来。一阵难以觉察的沉默。我瞟了一眼提篮，布滑开了，露出了一个瓶颈。一切都明白了。邻居的眼光里染上了一种黏稠的诧异，告诉我她无声的谴责。

当我搬来和你一起生活，朋友们都以为你得救了。兹伯刚为我们在大茅屋街租了一间画室，就在圆亭附近。韩卡·兹伯洛夫斯基和鲁妮娅来这里收拾。光线穿透了巨大的玻璃窗。你用赭色和橙色的油画覆盖了灰色的墙。

“为了让画室更明亮一些。”韩卡说。

“不，”兹伯反驳说，“他已经准备好油画的背景色。”

兹伯洛夫斯基很快活：在他看来，摧毁你的酒瘾结束了。你的朋友曼纽埃尔·奥蒂兹·德扎拉特住在同一座楼里，就在楼下，这又让他安心了不少。最初的几周里，我的肖像堆积成山，表明我的爱情从此以后会保护他。你画我带着大檐帽、项链，穿着衬衣，梳一个发髻，头发蓬松……兹伯尤